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7尊回国



猴、牛、虎、猪、马五尊铜首已经回归祖国。据《文物天地》官方微博消息,4月26日法国PPR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皮诺先生表示,将向中国政府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十二大水法中的青铜鼠首和兔首。

何为“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又称“圆明园兽首”、“圆明园兽首铜像等”,是原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海晏堂前喷水池的一部分。

此组铜像由意大利籍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设计,清宫廷匠师制作。该喷水池称为“水力钟”和“十二生肖报时喷泉”,十二生肖形象的十二件兽首人身像以八字形分列在喷水池两旁。每个动物就是一个喷泉机关,每到一个时辰,相应的动物口中就会喷水两个小时。因为古人的一个时辰就是两个

小时,十二个时辰正好是二十四小时。正午十二时,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则同时喷水。此时,景象蔚为壮观。

英法联军侵华后流散海外 七尊兽首辗转回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并掠走十二生肖兽首和其它众多圆明园珍宝。

2000年4月底和5月初佳士得和苏富比在香港的春季拍卖会上,牛首、猴首和虎首铜像现身。当时这两家拍卖公司拍卖流失文物的做法,引起了香港和中国内地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最终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毅然参拍,以774.5万港币拍得牛首、818.5万港币竞得猴首,而虎首则以1544.475万港币成交(价格均包含拍卖公司佣金)。

2007年9月初,苏富比发布消息称,将以“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之名拍卖马首铜像。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率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公开拍卖马首铜像”。关键时刻,港澳爱国企业家、国宝工程顾问何鸿燊博士于9月20日在拍卖会举行之前以6910万港币购得马首铜像,并宣布将其捐赠国家。

惟一没有拍卖公司介入,而是以公益方式回归的是猪首铜像,不过也与何鸿燊有关。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

铜像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收藏家同意将猪首铜像转让给该专项基金。2003年9月,何鸿燊向该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600余万元将猪首铜像购回。

目前,这五尊铜兽首皆存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算上今日宣布回归的鼠首和兔首,已有七尊兽首回到国内。

2009年:鼠首兔首拍卖争议

2009年2月25日,佳士得在法国巴黎大皇宫举办的“伊夫·圣洛朗与皮埃尔·贝尔热珍藏”专场拍卖会上,分别以1400万欧元将鼠首和兔首拍出,买家是中国商人蔡铭超。

据媒体报道,蔡铭超在竞拍后拒绝付款。因为拍卖品是非法流失,故无法申报把铜像带入中国境内,拍卖被取消。

谜团:仍有5尊兽首下落不明

十二生肖兽首中的龙首、狗首、蛇首、羊首、鸡首等5尊铜像至今下落不明,鼠首和兔首铜像极有可能是最后的两件。 中国新闻网 2013.4.26



兔首和鼠首

链接

皮诺家族曾支持藏独 送还兽首是场精明买卖

凤凰卫视4月26日《总编辑时间》节目播出“杜平:皮诺家族曾支持藏独送还兽首是场精明买卖”,以下为文字实录:

总编辑时间,我是杜平。法国皮诺家族26日在北京宣布,将向中方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

皮诺家族从文物原持有人手中买下了这两件兽首,并向中方表明无偿捐赠的意愿。中方对此举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一意愿符合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精神,是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表示,也有利于更多中国流失境外文物的回归。

在2009年的时候法国拍卖行就拍了这两个铜首,当时中方确实做出了很强烈的反应,包括有很多人、媒体等都指责皮诺家族是支持“藏独”的一股势力(当时曾表示“中国改善人权及让西藏独立就归还兽首”),很多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开始不再买他们品牌的奢侈品了。

当然从商人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商人都不能做一个无本的生意,就是说皮诺家族也知道中国人的购买力越来越大,那个市场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地重要。如果用两个铜首换取中国人民或者中国的广大的消费者对这家公司的好感,潜在的价值其实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皮诺家族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精明的做法,不管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这是一件好事情,值得鼓励。 凤凰卫视 2013.4.26

最早民间艺术家是乞丐

任何行业中都存在精英,乞丐也不例外。一开始,大家去要饭都是伸手傻要。但时间久了,有人总结出行业规律。要饭这行,实际上是比演技的。谁扮得可怜,谁收入多,谁就是业界精英。这启发了其中一些乞丐精英:能不能把“演技”应用在另一个方面呢?他们开始尝试向施舍者表演一些才艺,唱个曲子、演个小品、讲个故事之类。

这种乞讨加演艺的方法是非常了不起的突破。施主们不但做了善事,还能在享受施舍感的同时得到快乐,自然给的赏钱更多,也更心甘情愿。如此一来就彻底颠覆了乞丐的行业规律。

一部分人靠自己的才智取得进步,成为乞丐中的佼佼者。时间一久,他们渐渐衣食丰盈,纷纷和乞丐划清了界限,并最终脱离丐帮,自立门户。

有了门户,这伙人的积极性就展现了出来。一些人开始丰富表演手段,有的增加了乐器伴奏,有的在表演中加了剧情,还有人开始化妆,在脸上涂粉墨。表演形式也由单独一个人表演,发展成分工合作的配合表演,演出效果更好了。

大家互相借鉴先进经验,交流心得,提高演出水平。繁荣到一定程度,改为圈起场地卖票。这样,这群人的行为实际上就不再是乞讨了,而是在提供一种视觉、听觉产品,供人游戏取乐,换取报酬。这就成了一种有技能的正当职业。

在古代,对有专业特长的人很尊重,称他们是某某“子”,就相当于现在的“专家”、“教授”、“先生”等头衔。比如“孔子”,就是“孔教授”、“孔先生”的意思。游戏娱乐专家,就叫“戏子”吧,这当然是搞笑的谑称。既然是一班“戏子”组合在一起,那这种组织就叫“戏班子”好了。

戏班这时也逐渐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在喜庆、节日、庙会等聚会上,人们都愿意请戏班到场助兴。甚至很多酬神、祭祀之类的宗教活动,也会约请他们。渐渐地,请戏来代伶人的角色扮演子演戏跃升为必备的社会和礼仪活动。

随着时间推移,以戏谑为业的伶人们也会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孩子们生出来后,自然也追随家长做一样的营生。于是常见由一家人合作组队的戏班子,生生不息、世代代以演戏讨生活。

实际上由此开始,他们的的确确走上了艺术之路。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诞生了,一门承载中华文明和辉煌的戏剧艺术诞生了,戏剧开始走上了崛起之路。 凤凰网历史 2013.4.15

《魅·生》文/杨二十四

侵华日军如何“以毒养战”

辽宁一位历史学者最近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曾仿效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战略,并以此为开支巨大的侵略军费提供财源。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朗说,日本此举目的一是牟取巨额利润,为全面侵华战争筹措军费;二是毒化和摧残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泯灭东北人民的反抗意志。

自1905年日本占领旅大地区(日

本称为“关东州”)和攫取“南满铁路”起,这些地区就成为日本向中国内地走私毒品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随后又公布《鸦片法》与《鸦片法施行令》,从而正式确立鸦片专卖制度,并规定:“出售鸦片以及制造鸦片烟膏与药用鸦片,均由政府专行之。”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线需要巨额军费,日本在东北扩大了鸦片

种植面积和贸易量。1943年、1944年分别达1200万两、1500万两。日本通过大肆贩毒、制毒所攫取的中国财富,不仅是伪满政权的财政支柱,也成为日本支撑侵略战争的财源。

据初步统计,1932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7万元,1939年鸦片专卖收入为3.39亿元,1940年—1944年共收入5.3亿元。赵朗说,鸦片战略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以毒养战”的作用。

新华网 2013.4.12 文/徐扬

抗战三谜今得解

常有飞机从南海方向飞来突袭南粤一些城市,到底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呢?后来弄清,原来日机是从现属于珠海市西区三灶岛的地方起飞的。当年,日寇秘密登陆三灶岛,强拉岛上3000居民日夜赶建机场,待工程完毕后全部居民被秘密枪杀。

不占领澳门

当年广州、香港、佛山、中山以及与澳门接壤的珠海等城乡,均被日寇占

领,但日寇唯独没有入侵澳门。原来,葡萄牙在16世纪先后强行租借澳门和侵占巴西,并大量移民巴西。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已有300多万人移居巴西。抗战期间,葡萄牙政府为保住澳门占地,及时照会日本政府,如日军武力侵占澳门,巴西政府则将300万日侨全部送回日本。因为葡日的秘密交易,才使澳门免遭日寇的血腥入侵。

《老人报》2013.4.17

杜月笙强制张学良戒毒

张学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备受国人苛责。热河沦陷后,他引咎辞职。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等人悄然南下,前往上海。

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沪,杜月笙便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但此时杜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张学良一把,他将来是不会忘记的。

然而不久后,福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虽然后来被拆除了,但与炸弹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王亚樵干的。他叫人设法去见王亚樵,试图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

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让人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行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自知在上海滩要真和杜月笙抗衡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于是,他表示:“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杜月笙听闻,派人转告王亚樵说:“你放心吧,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王亚樵不知道张学良还有吸毒的毛病,他决定先观察看看,暂时不动杀机。开始,张学良只是吸吸鸦片,后来,他的毒瘾越来越大,扎吗啡扎的胳膊上全是针眼,连老烟枪杜月笙见了都骇然。杜月笙把自己力戒鸦片的经过告诉张学良,希望他也能戒除毒瘾。张学良听后颇受影响。

然而,张学良中毒太深了,每15至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想戒毒,谈何容易?米勒医生提出,由他来指挥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并赶走整天围在张学良身边想方设法为少帅减轻痛苦的张学良的私人医生。米勒先替张学良灌肠,然后是各种治疗方法轮番上阵……张学良痛苦得大喊大叫,鼻涕眼泪流个不停。米勒告诉杜月笙说:“此时只有下狠心,才能解决问题。”杜月笙同意了。米勒便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把张学良捆在床上,任他挣扎,一直到筋疲力尽。就这样,经过个把月的时间,张学良终于成功戒毒。

《世界报》2013.4.24